

			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國民經濟月刊》主編		
程紹德 (字敬六) 1900年生	江蘇鹽城	留學法國 經濟學博士	《中央銀行月報》、《經濟匯報》主編 上海商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重慶大學等校教授 中央銀行專員	《論白銀問題》 《中外金融市場》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150。
金國寶 (字侶琴) 1894年生	江蘇吳江	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 上海復旦大學等校教授 南京市財政局局長 交通銀行總稽核 中央銀行會計處處長	《中國幣制問題》 《統計新論》 《統計學大綱》 《高級統計學》 《工業統計學原理》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489。
張一凡 (原名帆， 筆名華勝、 鄧洛夫、杜 洛甫、鮑樂 蒂) 1909年生	上海嘉定		《申報經濟專刊》主編 《中外經濟萃月刊》主編 環球信託銀行、大同商業銀行經理	《我國人口變動的歷史根源》 《中國人口變遷史》 另編譯有《列強軍縮外交戰鬥史》、 《財政金融大辭典》、 《中國與世界經濟現勢》等書	

馬克斯主義論者：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著作	出處
陳翰笙 1897年生	江蘇無錫	美芝加哥大學碩士 德柏林大學博士	北京大學教授 莫斯科國際農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 《華南農村危機研究》	《民國人物大辭典》，頁498。

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

林滿紅

摘要

本文利用《盛京時報》、《臺灣日日新報》，及在臺灣、日本、美國等地搜集到的日據時期出版的統計、調查等資料，探討1932年滿州國成立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發展。結果發現：1.由1932年至1938年間，臺灣輸入東北的貿易值增為十倍，而東北輸出臺灣的貿易值增為兩倍；2.臺灣與東北之貿易值佔臺灣對外貿易（包括對日本貿易）總值之百分比，1906至1931年間平均是0.67%，至1932至1939年間，平均為5.63%，增為8.4倍；3.在此一貿易發展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在加強金融、匯兌、關稅及交通等方面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4.此一貿易（甲）與日據時期臺灣對閩貿易（乙）比較起來，在1932年至1939年間，佔臺灣對中國大陸這個地理區貿易值的比例，甲平均為67.7%，乙平均為11%；甲多直接貿易，乙多轉口貿易；在經貿關係之中，甲比臺灣對東北的移民、投資重要；乙進展的同時，臺灣對閩的移民、投資亦極重要。此外，乙貿易之中臺灣雖有出超，但因多轉口貿易，其對島內的服務業較有帶動作用。甲貿易之中臺灣雖然入超情況有所改善、仍屬入超。這是因為臺灣由東北進口大量的豆餅、硫安等產品供肥田之用，對日據時期的臺灣農業貢獻極大。至於臺灣輸出東北的產品，在滿洲國成立以前，多日商在臺灣之工業產品，如酒精、板紙等，滿洲國成立以後，這些產品之輸出東北轉為次要，臺灣本島生產的糖、茶、米、水果、蔬菜反而成為出口大宗、且其出口趨勢趨於上揚。至1938年之前，臺灣的農產品多移出日本，茶葉和鳳梨、香蕉、柑橘等水果以及蔬菜之可輸出東北，也為臺灣之農產品另闢一發展空間。故甲對臺灣產業部門的影響較乙為大。

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 (1932-1941)

林 滿 紅*

- 一、臺灣與東北間可觀的貿易值
- 二、臺灣與東北間基礎設施的加強
 - (一)臺灣銀行在大連設立分行
 - (二)加強海運設施
 - (三)交通運輸一體化
 - (四)關稅與匯兌的特殊安排
- 三、滿洲國的成立與貿易的快速發展
 - (一)1931至1932年間的重大轉變
 - (二)1932至1941年間的快速發展
 - (三)臺灣對東北貿易與臺灣對華南貿易的比較
- 四、結 論

隨著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滿洲國成立，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已從關東州擴大而包括整個東北。^①本文的目的，在探討此一日本勢力範圍底下的東北與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東亞的擴張開始逆轉之前，其彼此之間的貿易發展，及日本政府在推動此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 關東州係由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時日本由俄國取得的大連、旅順、金州等租借地所構成。感謝黃福慶先生示知關東州的範圍。

一貿易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此一貿易，亦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中國大陸這個地區貿易的一環。有關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間的貿易，以往著重研究臺灣對福建的貿易，^② 對於與東北的貿易，僅筆者〈臺灣資本與兩岸關係(1895-1945)〉文略予提及。本文擬進一步探討：日據時期臺灣對東北的貿易與對閩貿易比較起來，在貿易值、貿易結構及對臺灣經濟的影響方面有何異同？^③ 全文所用資料包括此時期東北地區留下的最主要報紙——《盛京時報》（全文註中引述時簡稱「盛」；全文註中涉及日本紀元，明治、大正、昭和分別以M、T、S為代號）、臺灣方面留下的最主要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全文註中引述時簡稱「日」〕、日文版〔全文註中引述時簡稱日(J)〕），^④ 及在臺灣、日本、美國等地搜集到的日據時期出版的統計、調查資料等。

② 李維清，〈日治五十一年閩臺貿易之研究〉，《臺灣貿易》，卷1，期2、3、4，為最早的研究，此文為目前較容易看到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卷4，經濟志，商業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0年）所引用，兩文均側重貿易統計。林滿紅，〈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宋光宇編，《臺灣經驗——歷史經濟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67-139，側重討論日據以後臺灣資本家如何相對中國、英美、日本資本家崛起於兩岸經貿活動之中。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日本領臺為兩岸長程關係投下的變數〉，《「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1994年7月，53頁，聯合報國學基金會（將由聯經出版社出版）由經貿的發展指出日本領臺使漢人移臺的四百年中，由前面三百年的兩岸越來越結合轉而有近百年來的分裂；日本領臺強化了臺灣的跨國經貿經驗，也造成戰後日本化的臺灣人與抗日的大陸人之間彼此頗多心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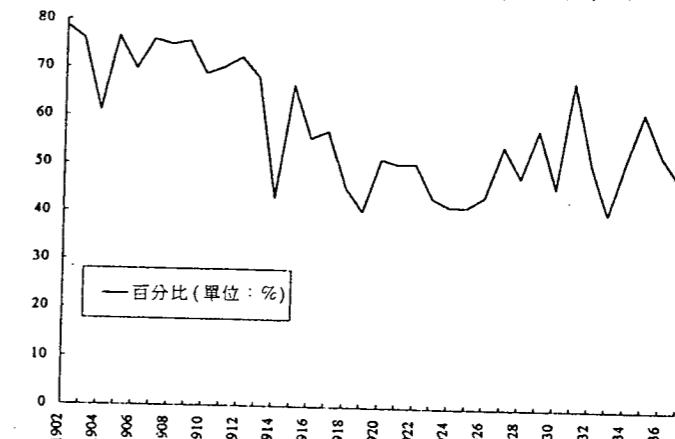
③ 本文之資料搜集，在1990至1994年間，先後承蒙李道緝、林淑樺、費聿元、劉姿玟、邱景墩、趙祐志、吳季晏、飯島涉、黃克武等先生、小姐給予協助，梁振治女士、吳季晏小姐協助若干日文翻譯，鍾豔攸、連月娥小姐協助電腦輸入；黃福慶先生於1990至1995年間免費教授筆者日文；本文於1995年一月十二至十四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提出時，先後有陳慈玉、卓遵宏、關捷、李國祁、張瑞德等教授提出問題；本文資料搜集經費局部獲國科會NSC82-0301-H-001-031號專題研究計劃補助，於此一併誌謝。

④ 《盛京時報》為日俄戰爭之後日人在瀋陽所辦。由1906年持續至1944年。因不受中國政府限制，言論較為自由，為東北第一大報（參見：曾虛白，《中國新聞史》〔臺北：商務，1966〕，頁157）。感謝游鑑明小姐、張玉法先生告知此報，此報1985年由瀋陽七一二廠發行影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一份。《臺灣日日新報》，由1898年發行至1944年，為日據時期第一大報（參見：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1993〕，頁18）。

一、臺灣與東北間可觀的貿易值

日據臺灣初期，臺灣在中國大陸的貿易對象以福建為主。1902至1912年間，臺灣對閩貿易值佔臺灣對中國貿易值的比例，平均為72.73%，1913年以後較為減少，至1931年之間，平均為51.3%，1932至1937年間平均為50.6%（見圖一）。^⑤ 臺灣對閩貿易的實際貿易值，也有所起伏（見圖二、圖三）。在1902至1916年間，趨於下跌，乃是因為在日據之初，大陸仍由臺灣輸入米、茶等

圖一 臺灣對閩貿易佔對華貿易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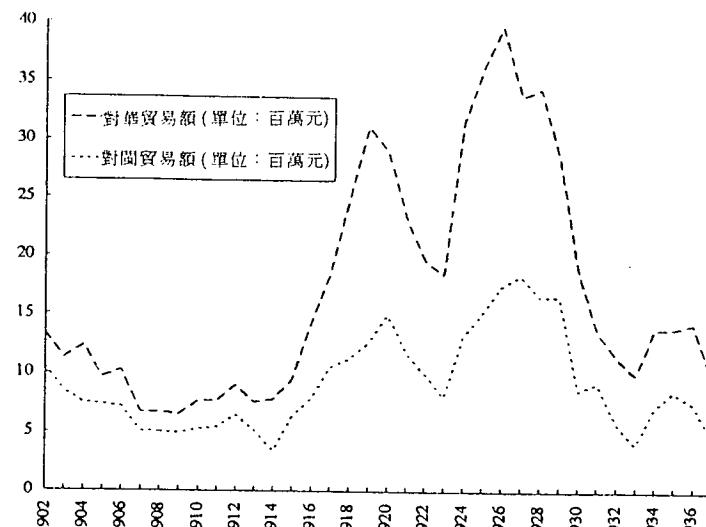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卷4，經濟志，商業篇，頁170-171之數字繪出。

物，臺灣亦由大陸輸入布帛等物，1911年之後，由於日本對臺灣與對大陸實施差別關稅，日本政府並多方鼓勵臺日貿易，臺灣的米糧轉多出口日本，臺灣的茶亦多由日本出口美國，大陸布則漸為日本布所取代，僅剩下少數的臺灣的糖、煤等物出口大陸，再由大陸進口布帛、木材、煙草、紙等物。除此之外，臺灣多由日本轉口布帛、海產物、火柴至大陸。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幾

⑤ 在1911至1932年間，整個大陸均屬中國的範圍，在1932至1937年之間則東北已不屬中國的實質統治範圍。

圖二 臺灣對閩與對華貿易額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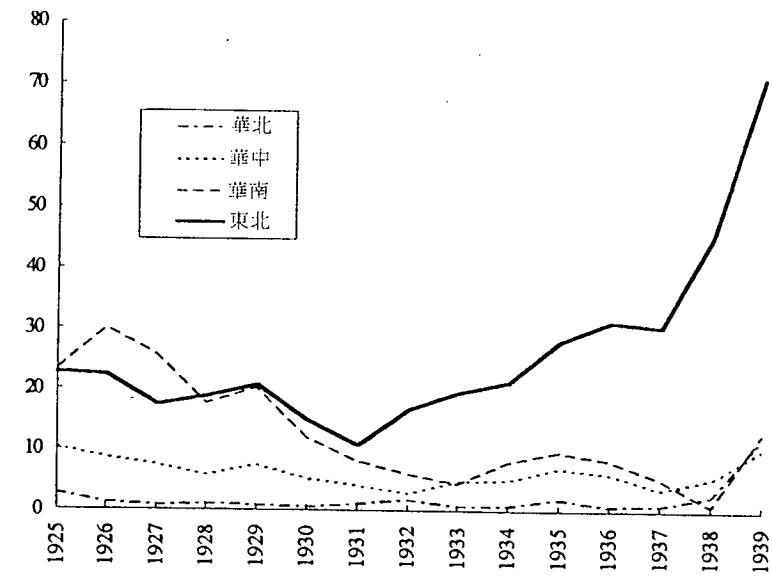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省通志》，前引篇，頁170-171之數字繪出。

年，歐洲各國退出中國市場時，臺灣與福建的貿易轉為昌盛，但至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關係交惡，抵制日貨運動時起，此一以轉口日貨為主的臺閩貿易值亦趨減少。^⑥相對地，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值，在1925至1939年間，1927年以前少於臺灣與華南（福建為主）的貿易值，1928年曾超過之，1929年又與後者相近，1932年之後則長期明顯超過後者（見圖三）。在1932年至1939年間，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值佔臺灣對中國大陸這個地理區的貿易值的比例，平均為67.6%；臺灣對華南的貿易值佔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值的比例，平均為11%（見圖四）。

日本佔領臺灣以後，臺灣由原以中國大陸為主要貿易對象，有時亦擴及西洋之情況，一轉而改以日本為主要貿易伙伴。如將1902至1937年間的貿易額加以統計，臺、陸貿易平均為臺、日貿易之7.4%。同時期，臺灣對日本以外地區之貿易為臺、陸貿易之四倍，臺、日貿易又為臺灣對日本以外地區貿

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卷4，經濟志，商業篇，頁174。

圖三 臺灣與大陸各地區貿易值之變動(1925-1939)



資料來源：根據以下資料合併計算繪出：

1. 1925-1939年資料取自：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支那の時局と支那貿易の消長》，南支及南洋調查第百四十三輯（臺北：昭和14年），頁170。
2. 1927-1936年資料取自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臺灣と南支那》，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二百三十六輯（臺北：昭和12年），頁43。
3. 1935-1939年資料取自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附滿洲國、關東州、北支、中支（臺北：昭和14年），頁1。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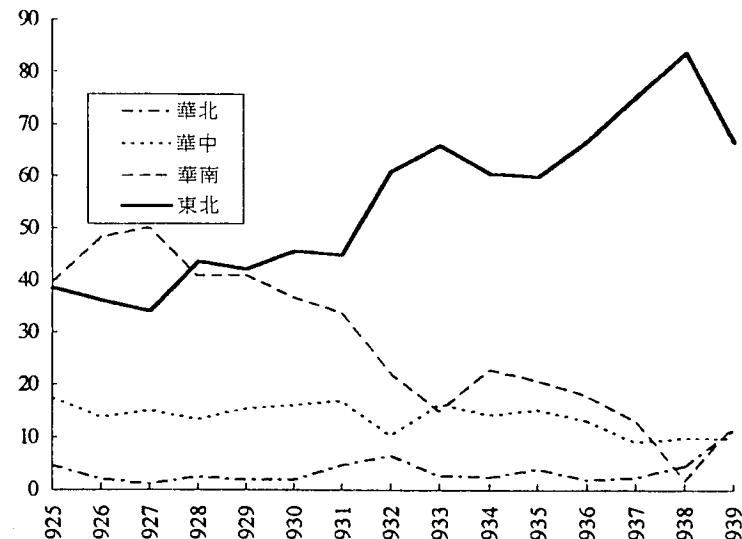
- 1.單位：百萬圓。
- 2.1925、1926年資料中，華南範圍包括廈門、福州、汕頭、廣州、泉州、海口、北海。

易之四倍。^⑦在這個大背景底下，即使日本佔領臺灣的後期，東北在臺灣對大陸貿易中的地位明顯的凌駕在閩南之上，其在臺灣整體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依然不大。根據表一所示，臺灣與東北之貿易值佔臺灣對外貿易（包括對日本貿易）總值之百分比，1932至1939年間之平均百分比為5.63%。但此一比例已

⑦ 由《臺灣省通志》，卷4，經濟志，商業篇，頁170b-171b算出。有關1600年以來四百年間臺灣對外貿易對象的轉變請參見：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日本領臺為兩岸長程關係投下的變數〉之中有關臺灣的貿易對象由以中國為主轉而以美、日為主一節。

為1906至1931年間平均是0.67%之8.4倍。

圖四 臺灣與大陸各地區貿易比重之變動(1925-1939)



資料來源：根據圖三之資料算出百分比。

在經貿關係之中，除了商品的進口、出口、轉口之外，移民、投資亦為重要項目。就臺灣對東北的移民而言，並沒有臺灣對華南地區的移民多。華南的臺灣移民總數，1907年只有約335人，至1936年已增為約12,900人。^⑧這是臺灣總督府公布的有登記資料，如果加上未登記的七、八千人，福建一省在抗戰前夕，約有臺灣籍民二萬至二萬一千人。其中，廈門約有一萬八千人，福州約有兩千人，漳泉地區約有數百人。^⑨東北的臺灣移民，根據《盛京時報》指出，1911年時約60人，1932年滿洲國建國時增為500人，至1938年又增為600人。^⑩另外，據因為父親到東北行醫而曾到過東北的梁金蘭等臺灣人回

⑧ 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臺灣と南支那》(昭和十年)，頁13。

⑨ 林真，〈抗戰時期福建的臺灣籍民問題〉，《臺灣研究集刊》(廈門，1994年2月)，頁71。感謝王震邦先生提供此一資料。

⑩ 「盛」，S13.8.9。

表一 臺灣與東北之貿易值佔臺灣對外貿易總值之百分比(1906-1939年)

年代	百分比	年代	百分比
1906	0.02 %	1924	0.50%
1907	0.001%	1925	0.73%
1908	0.39 %	1926	0.76%
1909	0.24 %	1927	1.25%
1910	0.42 %	1928	0.67%
1911	0.54 %	1929	0.70%
1912	1.01 %	1930	0.35%
1913	0.33 %	1931	0.33%
1914	0.15 %	平均百分比 (1906 ~ 1931)	
			0.67%
1915	0.25 %	1932	10.64%
1916	0.58 %	1933	4.50%
1917	1.01 %	1934	4.10%
1918	1.32 %	1935	4.57%
1919	1.35 %	1936	4.59%
1920	1.16 %	1937	3.99%
1921	0.71%	1938	5.53%
1922	1.33%	1939	7.09%
1923	1.43%	平均百分比 (1932 ~ 1939)	
			5.63%

資料來源：

1.由臺灣總督府財政局，《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年至昭和十年)(1896-1935)頁9-10得1906至1935年間臺灣輸出滿洲國與關東州之貿易值；由同上資料頁19-20得1906至1935年間由滿洲國與關東州輸入臺灣之貿易值；由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十四年全年分)頁1得1936至1939年間臺灣輸出滿洲國與關東州之貿易值及由滿洲國與關東州輸入臺灣之貿易值，以上資料加總得1906至1939年間臺灣與東北之貿易值(I)。

2.由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出版)，頁39、頁50分別得1906-1939臺灣對外之輸出入值，兩者加總得臺灣之對外貿易總值(II)。

3.(I) ÷ (II) 得歷年百分比。

憶，在1945年以前，在東北的臺灣人約有一千多人。^⑪而在東北的日本移民，1911年為10萬人，1932年為27萬人，1938年為60萬人（軍人、軍眷除外）。^⑫故在東北，臺灣人一直到1938年也才是日本移民的千分之一，到1930年代，臺灣人在東北的人數才是在華南的三十五分之一。在華南，有登記的臺灣移民總數到1936年增為12,900人時，日本人只有2,783人。^⑬故在東北，臺灣人遠少於日本人，與在華南的臺灣移民多於日本移民不同。

東北各港口之中，與臺灣較有經貿往來的港口以大連最為重要。^⑭臺灣與東北之間，距離頗大。如表二所示，基隆與大連的距離大於大連至中國大陸或日本一些港口的距離，比大連和長崎的距離都還來得大（見表二）。往來於大連及與臺灣間的旅客，以1940年為例，在六次船航之中，由臺灣到大連的旅客，一共有300人，由大連到臺灣的旅客，有105人。比起大連與日本或滿洲國之間的一萬多人，大連與天津、青島、上海間的五千到一萬多人少了很多，只比大連和九州、那霸間往來的六十幾人到三百多人稍多（見表三）。

但往來大連與臺灣之間的貨運，卻經常在大連與各港口間的貨運上，佔極重要的地位。以有資料的1929年二月為例，大連與臺灣之間的六艘船航比大連與日本間的92艘，與朝鮮間的15艘，與天津間的42艘，與上海間的12艘，與芝罘間的18艘船航為少；與大連及德國間的6艘船航相同，多於大連與其他中國各港或其他各國之間的船航數。然而就承載噸數言，1938年11月，1939年3月，4月，6月，8月臺灣與大連間的貨運僅次於日本，而多於其他各地與大連間的貨運。^⑮

在臺灣與東北的經貿關係之中，臺灣與東北間的商品貿易關係，也可能比臺灣本土資本對東北的投資重要。在日本帝國勢力範圍或轄區之內的每人國內生產淨值，就1937年而言，如以日本為指數100，臺灣為55-60，朝鮮為

⑪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五期（1994年）（許雪姬主編），頁318。

⑫ 「盛」，S13.8.9。

⑬ 由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臺灣と南支那》，昭和十年，頁13算出。

⑭ 「日」(J) S13.7.3。

⑮ 詳見：「盛」S13.12.18；「盛」S14.3.18；「盛」S14.4.20；「盛」S14.5.17；「盛」S14.7.16；「盛」S14.9.20。

表二 大連與鄰近各港之里程

單位：海里（一海里約華里三里餘）

港 口	海里數	港 口	海里數
旅 順	33	熊岳城	158
營 口	193	山海關	137
太 沽	203	天 津	247
龍 口	118	芝 罂	87
登 州	86	威 海 衛	96
秦 皇 島	140	上 海	542
門 司	640	仁 川	287
龍 岩 浦	147	安 東 縣	160
大 孤 山	127	貔 子 窩	50
大 欽 島	61	長 山 島	89
佐 世 保	582	長 崎	600
基 隆	860	膠 洲 灣	270
神 戶	880		

資料來源：「盛」，M42.4.10。

表三 1940 年大連港出入各地船客數目

單位：人

航 路	入 港	入 港	出 港	出 港
	航 海 數	人 數	航 海 數	人 數
日 滿	22	19,636	20	13,524
天 津	30	13,171	27	5,912
青 島 、 上 海	9	10,575	9	5,778
臺 灣	6	300	6	105
九 州 、 那 霸	2	311	1	67

資料來源：「盛」，S15.5.10。

30-40，滿洲國僅為 30-35。^⑩ 以故，1930 年代的臺灣，在經濟方面領先東北。

臺灣對東北的投資多由日本政府或日商著手。1932 年，日本對中國一共 20 億圓的投資之中，對東北的投資即佔 15 億圓。^⑪ 日本一直要以臺灣模式建設滿洲國，1936 年於大連設臺灣銀行分行，^⑫ 很多臺灣的臺灣銀行職員轉為滿洲國中央銀行的幹事。^⑬ 1935 年滿洲設立新製糖會社，臺灣的製糖會社多半都有投資，臺灣、大日本、鹽水、明治諸製糖會社，各認二萬三千股，南洋、興發各認五千股，三井物產及其他關係方面，約承辦六成，昭和製糖七、八萬股，一般公募十二萬股。^⑭ 根據 1924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指出：「頗多臺灣商賈、醫生移住東北。」^⑮ 但即使板橋林家的林鶴壽 1910 年就曾到旅順、大連遊歷，^⑯ 到 1932 年板橋林家的林熊祥前往參觀滿洲國 24 天之後，還認為滿洲國在在待人投資，只是兵匪極多，「投資經營不可不警戒」、「目下滿洲開發者為時機尚早。」^⑰

這與臺商在廈門的大量投資有很大不同。如板橋林家在廈門、福州一帶，曾投資電話、電燈、馬路、錢莊、銀行等業，其他臺商在華南也投資錢莊、自來水、電燈、電話，開設食、衣、住、行等方面的商店或現代用品方面的商店，包括鐘錶、肥料、機械、化學藥品、眼鏡、水泥、酒精、腳踏車零件、醫療器具、船舶修繕、造船材料、乾電池等。在工廠方面的投資則有：製香廠、酒廠、製釀廠、製冰廠、製藥廠、汽水廠、煉瓦廠、電池廠及礦山業等；在服務業方面的投資有旅館、飯店、酒家、房地產、金融業等。^⑱ 以 1903 年為例，

^⑩ 趙祐志，〈評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十七期，1994 年 3 月，頁 59，山本有造原著（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 年 2 月 10 日），頁 121-122。

^⑪ 增田秀吉，〈臺灣對滿洲貿易の近状〉，《臺灣時報》，昭和 8 年 1 月號，臺灣時報發行所，臺北市，頁 73。

^⑫ 黃瓊瑤，〈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1899-1945〉，師大碩士論文，民國 80 年 6 月，頁 93：「盛」，S11.6.25，11.10.2。

^⑬ 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満洲へ〉（臺北：臺灣から満洲へ發行所，昭和七年），頁 36。

^⑭ 「盛」，S10.10.10。

^⑮ 「日」，T13.7.6。

^⑯ 「盛」，M43.5.24。

^⑰ 「日」，S7.7.26。

^⑱ 詳見：林滿紅，〈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前引文，頁 76-84。

廈門有洋行 254 家，其中 230 家為洋籍華人，內日本籍臺民 150 家，根據海關年報指出：「其〔日本籍臺民〕牌號較大，於資本藉洋行之名，以剝削實華商而奪真正洋行之生意。」^⑲ 這與東北日資絕對領先臺資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日本統治臺灣後期，在臺灣與大陸貿易之中越來越為主體的東北貿易，也是此時期中，臺灣與東北的經貿關係之中最為核心的部份。東北與臺灣間的商貿關係在滿洲國成立以後的不斷加強，寒冷乾燥的東北與濕熱的臺灣有很多產物可以互通，固然是一股自然的推動力量 (invisible hand)，但這個自然的力量之所以在滿洲國成立之後才被重視，還是受到擴張中的日本帝國政府的影響 (visible hand)。

二、臺灣與東北間基礎設施的加強

日本統治臺灣的後期，臺灣與東北間的基礎設施越來越加強。

(一)臺灣銀行在大連設立分行

大連一向是東北的主要貿易港，在中國，它的繁榮僅次於上海。1921 年六月以後，臺灣銀行於當地的正隆銀行本店設有該行的駐在員，主要從事大連當地的市場調查並兼做匯兌買賣業務，以提供該行與各店間銀兩匯兌操作的便利，給予當地進出口業者相當大的援助。當時日本本國進出口匯兌資金大多經由上海市場，大連本店駐在員為調節大連與上海市場的資金，間接助長中、日之間的貿易及增進匯市買賣和南洋、印度及歐美等各地支店的活動。1932 年三月滿洲國成立，其間各種產業紛紛開發，對外貿易特別開展。而大連港是新興的滿洲國的門戶，它的輸出入貿易額，在 1930、1931 年是三、四億圓，1934 年是八億圓、1935 年是九億圓，至 1937 年是十一億三千萬圓。有鑑於臺灣銀行與大連各店買賣業務量逐年增加，1936 年十月臺灣銀行在大連設立分行，又更進一步的擴大營業範圍。1930 至 1937 各年臺灣銀行為臺灣購買東北物資所買賣的日圓分別為 3,984 (千圓)、4,879、6,051、10,366、12,917、

^⑲ 《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 4 年（1908）（臺北：國史館史料處，1982 年重印），以下簡稱「中關年」，廈門，1903:759。

(二) 加強海運設施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前，臺灣、東北之間無直接航線，但有大阪商船公司行駛大連、大阪及大阪、臺灣之間。九一八事變之後，臺灣與東北之間有日本郵船與大阪商船兩公司開闢定期航線，使高雄、基隆、大連直航。²¹ 大連與基隆、高雄之間在1931至1932年間原來只有商船福建丸、長沙丸、盛京丸及近海郵船第二養老丸、神州丸、若干丸。各船均定期航行。商船以大連為起點，經上海、福州、高雄、基隆，回航則由基隆、高雄、福州、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相對於商船回航經天津，近海郵船則經朝鮮。²² 在日本的南進方案中，東海、南海、黃海將成為日本的內海，也是東北、華北發展的基礎，1932年11月大連汽船會社開始有山東丸、山西丸航行於大連、基隆之間載運特產物，1938年大連汽船又增加大連與臺灣之間的航班。²³ 山東丸、山西丸的載重量均為3,234噸，至1940年改換長山丸、壽山丸、為五千噸級之十五節優秀船隻。原來山西丸、山東丸航行於基隆、大連之間需四晝夜，改船之後，只需兩晝夜。原來山東、山西兩船之乘客收容數，為一等七名，三等八十八名，計九十五名，改船之後為一等十四名，三等一百七十名，計一百八十四名。²⁴ 1939年新東亞海運會社有大華丸、越前丸、衡山丸航行於大連與高雄之間。此外，為了由臺灣進口水果、蔬菜到東北，船上還有大規模的冷藏設備。在東北的火車上、市場中、倉庫裏也增設許多保溫設備。²⁵ 由於有如此方便的海運設施，1932年撫順煤炭由東北運至臺灣，運價不過一噸一圓左右，而煤炭由臺灣北部運至臺灣南部，運價為一噸四圓左右。²⁶

(三) 交通運輸一體化

自1934年起，有九次日鮮滿臺連絡運輸會議，第九次是在臺北召開，當場決定於1936年9月5日開始實施聯運事宜。日本、朝鮮、滿洲、臺灣之內所有政府經營的鐵路可用互通的乘車月票，即一張票可以換搭各地的火車。²⁷ 繼1936年之後，仍有多次日滿鮮臺連絡運輸一體化的會議召開，其所編織的「交通普羅克」(Transportation Block)更拓展到陸海空聯運。²⁸ 臺灣與東北航空距離極遠，如表四所示。在以上聯運辦法之下，僅以一張聯絡票，可隨處搭火車、飛

表四 大連與東西各地之航程、運價

航 線	距 離(杆)	單位運價(圓)
東京、大連	2132	130
名古、屋大連	1736	113
大阪、大連	1697	105
福岡、大連	1197	75
那霸、大連	2107	135
臺北、大連	2807	185
蔚山、大連	957	60
大邱、大連	867	54
京城、大連	633	40
平壤、大連	433	28
新義州	271	20

資料來源：「盛」，S13.7.3。

機或輪船，在終站可加總計價，自行加、退錢。²⁹ 就大阪商船會社而言，由大連往基隆、高雄的船票(長沙丸、福建丸、盛京丸)或車船聯運票可在滿鐵沿線各站及各埠日本國際觀光局買到。³⁰ 1938年旅客行李在這整個陸海空運輸網之內可以轉運。³¹ 除了使東北與臺灣的鐵路、航空、海運連成一體之外，

²⁰ 「日」，S11.9.3。

²¹ 「盛」，S13.2.19。

²² 「盛」，S11.11.21；「日」，S11.9.13。

²³ 「盛」，S7.11.19。

²⁴ 「盛」，S13.2.20。

²⁵ 名倉喜作，〈臺灣銀行四十年誌〉(臺北：昭和十四年)，頁247-248。

²⁶ 岸澤東一，〈貿易構成に觀る臺滿關係〉，《臺灣時報》，昭和14年7月號，頁25；吉開右志太，〈臺灣海運界をめぐる諸問題〉，《臺灣時報》，昭和8年1月號，頁123。

²⁷ 「盛」，S7.11.11。

²⁸ 「盛」，S13.7.19。

²⁹ 「盛」，S15.5.10。此資料亦指出：大連、基隆間旅客船費一等為65元，三等為25元，大連、高雄間一等為75元，二等為28元。

³⁰ 「日」(J)，S13.9.7。

³¹ 「日」，S7.5.19；S7.9.23。

1935年開始有東北與臺灣之間的航空郵政。^⑩ 1941年東北與臺灣之間也開通了無線電話。^⑪

這個「交通普羅克」是隨著日本的大東亞戰爭而擴張的，如1938年時已將京綏、北寧、津保、膠濟等鐵路，蘭州、寧夏、綏遠、包頭、北京、鄭州、漢口、長沙、廣東線等航空線，天津、高雄等等交通線納入。^⑫ 1940年鮮滿華臺的貨物航空整合即已開始，^⑬ 有大和、天津風等號飛機飛行於福岡、新京、北京、上海、南京、臺北之間，時速250公里。^⑭

四關稅與匯兌的特殊安排

臺灣與東北之間商貿往來時需要通關，也需要匯兌。在關稅方面，1895年以前的日本，一如中國，受列強值百抽五的進口稅率束縛。1894年7月16日，日本與英國簽定條約，約定五年之後改正。^⑮ 日本於1899年透過外交努力，將進口稅率增為三倍，1911年更進而完全廢除此不平等關稅協訂。臺灣的米、糖和茶等大宗出口品，出口到日本以外地區要徵課出口到日本無需支付之輸出稅。^⑯ 也就是說，1911年之後，臺灣即與日本在同一個關稅圈底下。關東州內的大連港因具有日本租界自由港及中國條約港的雙重身份，無法直接納入同一關稅圈，但為照顧日人利益，故採取特惠關稅制度。1932年3月滿洲國脫離中國獨立，形成新的關稅圈，日本原欲統一日滿關稅，但因滿洲國財政對關稅收入依賴甚深，加上日本視滿洲國為獨立國，若給予特惠關稅，與日本訂有最惠國條款的國家勢必要求比照，所以始終未能將滿洲國納入同一關稅圈。^⑰

在匯兌方面，臺灣於1897年改用日本貨幣法，1911年實施與日本一樣的金本位，滿洲則因日人金圓派與銀圓派競爭及華日國權對抗而無法統一通貨，直到1935年才達成日滿通貨「等價統合」。^⑱ 1936年9月5日時暫訂滿洲銀本

位的國幣百圓等同於日本金本位的國幣百圓。^⑲

臺灣與滿洲國之間通關時，在地的鐵路局不課取手續費代理通關，並代繳關稅。涉及不同的貨幣換算時，每月依市價調整。^⑳ 1932年滿洲國政府強行接收大連海關。^㉑ 1940年關東州原規定由該州運往滿州國之產品要課千分之一的統價稅，因滿洲國的要求又告免除。^㉒ 可見滿洲國對關東州整體有很大的影響力。

三、滿洲國的成立與貿易的快速發展

(一) 1931至1932年間的重大轉變

日俄戰爭以後，臺灣即已展開與東北間的貿易，一次大戰期間及之後還成長較快，但整體而言雙方貿易不多。^㉓ 因為東北當地的經濟水平較低，即使有外國品輸入，也多半供應移往當地的外國人消費。日本進口到東北的生絲、綿織物、砂糖、麵粉幾乎都通過東北轉運其他市場。這種情況也適用於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臺灣出口到東北的商品，以酒精為最大宗。1927、1928、1929、1930四年，臺灣酒精對東北的出口值分別佔臺灣對東北的總出口值的百分之72、77、78、71，其他則以香蕉、柑橘、板紙、砂糖為主。整個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值佔臺灣對其他國家輸出總值的比例，1927至1931幾年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2.2、2.9、3.8、3.0、1.6。相對的，由東北輸入臺灣總值佔其他國家對臺灣輸入總值的比例，1927至1931分別是24.8、30.5、30.1、31.4、34.0。以1931年為例，臺灣對東北的出口是311,000圓，東北對臺灣的出口是10,480,000圓。顯然東北對臺灣的出口值遠大於臺灣對東北的出口值。東北對臺灣的輸出以豆貨為大宗，另有硫安、鐵、石炭、水泥等等。^㉔

^⑩ 「盛」，S10.10.6。

^⑪ 「盛」，S16.2.18：S16.3.27。

^⑫ 「盛」，S13.2.19。

^⑬ 「盛」，S15.3.17。

^⑭ 「盛」，S16.2.18：S16.3.27。

^⑮ 感謝黃福慶先生惠賜此意見。

^⑯ 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北：開明書店，1980），頁624。

^⑰ 趙祐志，前引文，頁58-59。

^⑱ 同上。

^㉓ 「日」，S11.9.3。

^㉔ 「日」，S11.9.3。

^㉕ 「日」，S7.6.27。

^㉖ 「盛」，S15.6.28。

^㉗ 參見：臺灣總督府財政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1896-1935)》（臺北：臺灣總督府財政局，昭和10年），頁394，1906-1935年資料。

^㉘ 增田秀吉，前引文，頁68-69。

即使有這些發展，在九一八事變前夕，臺灣與東北的貿易仍屬低迷，這由1927年《盛京時報》報導臺灣銀行大連出張所[辦事處]一度考慮將與該行在外地支店一並撤回可知。該報導說：「此議如果實現，連埠對臺貿易金融可知所受影響，必非淺顯」，所以積極推動豆貨貿易。⁵³滿洲國剛成立時的臺北市勸業課長及臺灣產業主事也指出，臺灣運來的蔬菜、水果很快就使大連市場飽和，大連對東北內地商業網絡並無支配地位，有需要讓滿洲國的人民更進一步的了解臺灣產品如何切合東北所需。⁵⁴

但在1931年之後，如果逐月觀察，可以看到臺灣對東北的貿易慢慢爬升，臺灣對中國的貿易則較為衰弛。1931那一年東北雖有萬寶山水利問題，滿鐵爆破問題，但不像中國正有排日運動的熱烈展開。而東北本身交通、金融秩序也逐漸恢復，臺灣與東北的關係逐漸加強，因此1931年九月以降一年，臺灣對中國的貿易減少率為75%，臺灣對東北的輸出，反而增加70倍(見表五)。1932年滿洲國剛成立時，大連、奉天(今瀋陽)餐館中因為可以吃到臺灣運去的約二十萬圓串魚、旗魚，覺得新奇，還說吃了這魚會「長生七十五日」。⁵⁵

在此同時，世界經濟大恐慌正發展到最嚴重的階段，受到恐慌波及的日本也企求在東北得到補償。《盛京時報》即指出：「當此世界的不景氣愈深刻、運貨不振，因而海運界船過於貨，各輪爭運之際，大阪商船會社順應時勢，先發制人，將其運往阪、神、京、濱之滿洲糧貨連絡運費，自本月(1931年12月)三日低減金三分乃至五分，……再運向臺灣之基隆、高雄等。」⁵⁶但到1932年，市況之好，已使得輪船漲抬運費。《盛京時報》指出：「鑑於滿洲特產物上市旺盛，與船隻不足，商船近郵、原田、大連汽船等各輪船，決定自本月(1932年12月)起提高運費。」⁵⁷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轉為日本勢力範圍的東北與做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關係顯著加強。

⁵³ 「盛」，S2.7.21。

⁵⁴ 赤木猛市，《滿洲國と臺灣》(臺北：臺北市役所，昭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頁45。

⁵⁵ 「日」，S7.9.17。

⁵⁶ 「盛」，S6.12.10。

⁵⁷ 「盛」，S7.12.18。

表五 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後一年月別的臺灣對東北、對中國貿易趨勢

(單位／千圓)

年份	月別	地區	
		東北	中國
1931年	9月	1	988
	10月	6	503
	11月	18	263
	12月	98	228
1932年	1月	137	436
	2月	141	509
	3月	308	1,084
	4月	193	900
	5月	132	648
	6月	183	752
	7月	111	829
	8月	105	1,051
	9月	139	808
	10月	691	77
	1932年1月以降	1,526	7,708
成長率		77.94%	-74.4%

資料來源：增田秀吉，《臺灣對滿州貿易の近状》，《臺灣時報》，昭和八年一月號，臺北市：臺灣時報發行所，頁71。

在1932年臺灣對東北輸出的商品之中，以砂糖的增加率最為顯著。鳳梨罐頭、酒精的增加率亦高(參見表六)。⁵⁸

(一)1932年至1941年間的快速發展

1932年滿洲國建國之後，臺灣與東北的貿易快速成長。由1932年的貿易值為15,835千圓，遞增至1938年，已為45,519千圓，增為三倍。主要原因在於滿洲國進行五年計畫，需要多種資料配合，加上匯率管制。此外，東北與臺灣有很多產物可以互通，遂造成兩地貿易的快速發展。在整個貿易發展過程中，臺灣輸入東北部份輸入增加尤快，由1932年之1,999千圓遞增至1938年之

⁵⁸ 增田秀吉，前引文，頁73。

19,325千圓，增為十倍。而東北輸出臺灣的貿易值由1932年之為13,836千圓，增為1938年之為26,194千圓，只增為兩倍。⁵⁹

表六 1931年至1932年間臺灣對東北輸出重要商品數值

年代	1932年	1931年	1932年	1931年	1932年增加率(%)	1932年增加率(%)
商品別 數量單位	數量	價額(千圓)	數量	價額		
酒精(千升)	781	41	196	10	1,804.4	1,908.7
香蕉(千斤)	2,757	1,785	83	71	54.4	16.1
柑橘(千斤)	3,476	267	184	19	1,201.6	892.1
砂糖 22號以 上(千斤)	14,379	480	546	44	2,898.0	1,131.4
砂糖 11號 以下(千斤)	4,231	30	245	3	13,796.0	86,638.4
西瓜(千斤)	353	153	13	6	131.1	129.5
板紙(千斤)	304	18	19	1	1,590.0	1,200.6
鳳梨罐頭 (百打)	604	6	140	2	10,650.8	6,234.9
魚介類罐頭 (百打)	93	-	23	-	?	?
計(包含其 他項目)	-	-	1,526	196	-	7,793.7

資料來源：增田秀吉，〈臺灣對滿州貿易の近狀〉，《臺灣時報》，昭和八年一月號，臺北

市：臺灣時報發行所，頁72、73。

在1932年之後，臺灣與東北的貿易品中，輸入方面，與1932年以前相同，仍以豆餅居首位，其次為大豆。由臺灣輸出東北的主要商品，依序為砂糖、茶、青果、米，這與1931年以前之以酒精這樣的工業品為最大出口品在結構上已有所不同，1932年以後是以農產品為出口大宗。以下為各進出口品之貿易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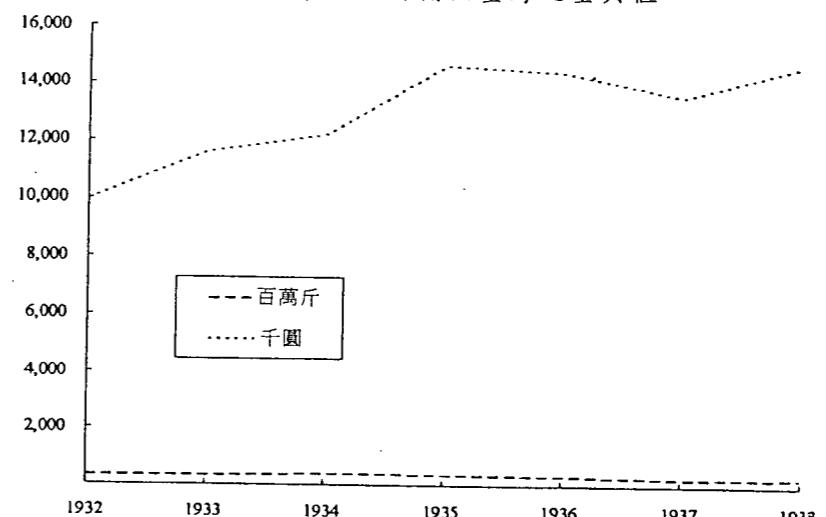
1.進口商品

用來充當豬與其他家畜飼料及農田肥料的豆餅，是東北盛產而臺灣甚為缺乏的商品，故佔東北輸出臺灣商品之比例一直在50-60%之間，而穩佔第一位。雖然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豆餅已為東北輸入臺灣之最重要商品，在九一八

⁵⁹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24。

事變之後，大連油坊的數目因臺灣需要增加而激增。1931年11月初才二十家左右，至該月末已增為三十二家。⁶⁰ 但因其肥田作用部份漸為化學肥料所取代，其進口到臺灣的數量，1932至1936年間轉為持平，1937、1938年間則稍減少（見圖五）。其出口減少也因世界經濟蕭條及天候不順影響。⁶¹ 但因單價

圖五 東北豆餅輸出臺灣之量與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貿易構成に觀る臺滿關係〉，《臺灣時報》，昭和14年7月號，頁31繪出。

趨昂，日本政府又極力鼓吹使用豆餅充當家畜飼料，⁶² 其進口值仍然維持。雖有化學肥料的競爭，但臺灣的土質並不很適合硫安等化學肥料，加上臺灣又進行十年的增產計劃，豆餅在東北進口至臺灣的物資之中依然領先。⁶³ 就大連出口到各國的豆餅而言，以1933年為例，大連輸出臺灣的豆餅5,789噸，僅次於輸出日本的10,842噸，而較輸往歐洲之2,642噸，輸往美國之2,004噸，輸往朝鮮之52噸為多。⁶⁴ 1933年在日本購買力減退，中國有高關稅的障礙底

⁶⁰ 「盛」，S6.12.2，亦見「盛」，S6.12.12。

⁶¹ 「盛」，S8.3.22。

⁶² 「盛」，S8.3.16；S14.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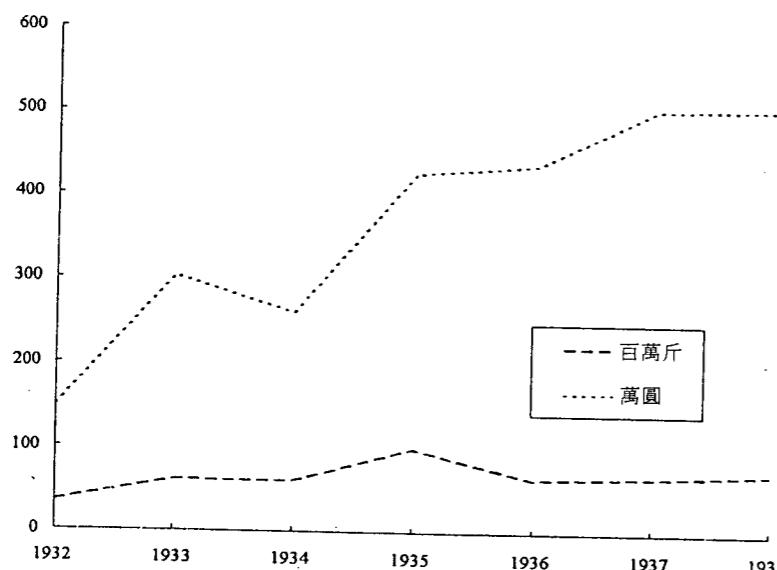
⁶³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1。

⁶⁴ 「盛」，S8.11.30；S8.8.12。

下，臺灣成為大連豆餅製造商之一縷希望。^{⑤5}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全滿洲國之豆餅輸出，臺灣仍僅次於日本內地，而多於中國、美國、歐洲、朝鮮、南洋。^{⑤6} 故臺灣在東北對外豆餅輸出中的地位長期僅次於日本內地。^{⑤7}

次於豆餅的進口大宗係為大豆，是豆腐、味噌、油品的原料。雖其進口地位次於豆餅，但臺灣由東北輸入的大豆為34,967,612斤，稍有起伏地增加至1938年，已為71,679,221斤，而輸入金額由1932年之1,476,124圓增為1938年之5,165,662圓（見圖六），比豆餅成長得快。就大連出口到各國的大豆而言，以1933年為例，大連輸出臺灣的2,202噸，少於大連輸往歐洲之113,272噸，輸往日本之23,682噸，多於輸往南洋之1,577噸，輸往中國之708噸，輸往朝鮮之8

圖六 東北大豆輸出臺灣之量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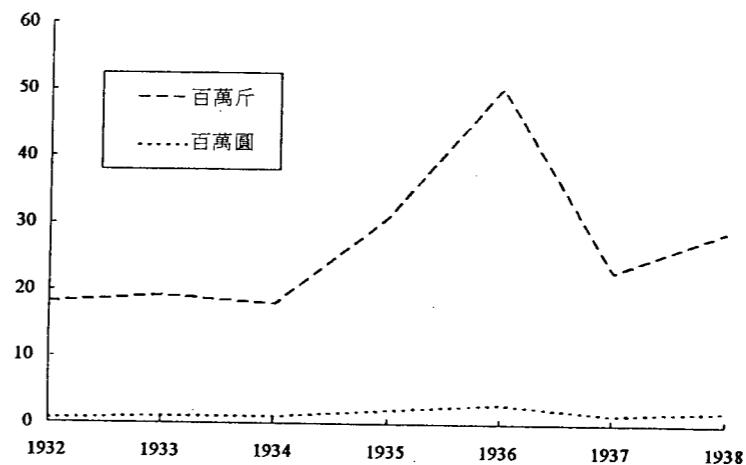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2繪出。

噸。^{⑤8}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全滿洲國對各地大豆之輸出量，臺灣為21,129噸，仍次於歐洲(686,268噸)、日本內地(463,550噸)，另次於南洋(9,843噸)、中國(83,225噸)，僅多於美國(273噸)。^{⑤9} 1937年1月之次序為歐洲、日本內地、臺灣、朝鮮、南洋。^{⑤10} 故在東北的大豆輸出之中，臺灣地位一直落在歐洲、日本之後。

再其次的進口品為化學肥料硫安，由於日本本身的硫安供給已經過剩，臺灣是東北硫安較可能的市場。即使不是完全適合，但臺灣土質劣化之嚴重，使製造成本低廉的東北硫安仍進口頗多到臺灣，1932年時其進口量為18,145,528斤，1938年為28,945,756斤，1932年輸入金額為603,511圓，至1938年為2,001,499圓，成長亦多（見圖七）。

圖七 東北硫安輸出臺灣之量與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頁33繪出。

臺灣另由東北進口穀子、吉豆、小米等雜穀，其進口數量、值，在滿洲國成立之後均呈遞增趨勢（見圖八）。

⑤5 「盛」，S8.10.13；「盛」，S8.10.31。

⑤6 「盛」，S1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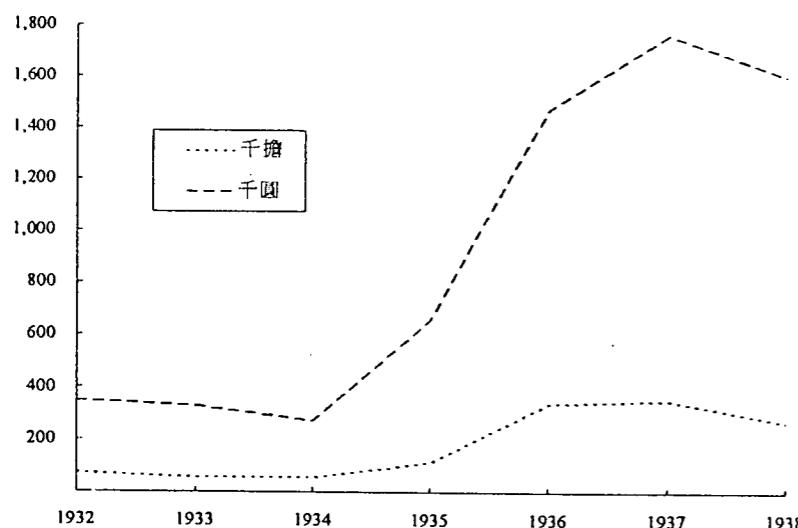
⑤7 「盛」，S12.3.7資料亦同。

⑤8 「盛」，S8.11.30。

⑤9 「盛」，S12.6.27。

⑩ 「盛」，S12.3.7。

圖八 東北雜穀輸出臺灣之量與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4繪出。

此外，臺灣亦由關東州進口蘋果，1938年12月關東州輸出之蘋果數，臺灣為9,513箱，較華北之7,886箱多，但少於滿洲國之376,365箱，日本內地之17,995箱，華中之14,155箱。^⑪ 1939年臺灣總督府在臺北召開之滿臺貿易會議，會議中指出當時臺灣每年消費之二十五萬箱蘋果之中，青島及朝鮮蘋果共十五萬箱，關東州蘋果十萬箱。但因關東州蘋果富於酸味，適於暑熱地方使用，故該會認為臺灣仍有更多關東州蘋果輸出的空間。^⑫ 除農產品之外，東北亦出口若干工業產品至臺灣，如1941年，日滿商事報告即計劃將東北之耐火黏土販售臺灣。^⑬

2. 出口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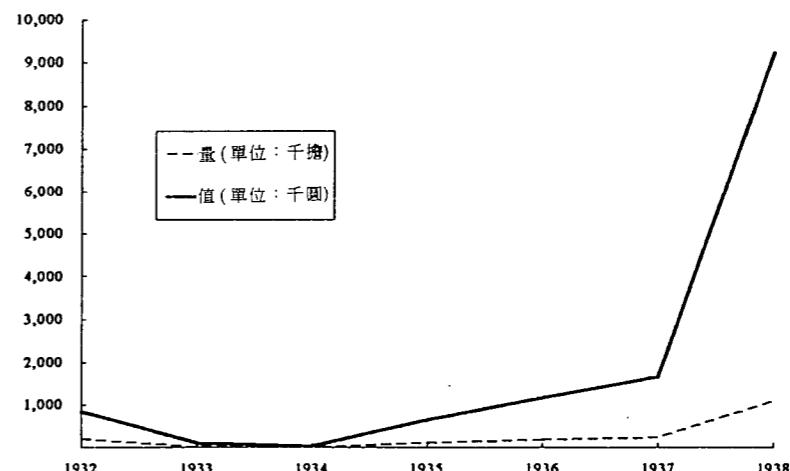
(1) 糖

雖然東北適產甜菜，種植甜菜的土地、勞力亦極充沛，但因缺乏資本、技

術，糖業並不發展，所需之糖主要仍賴進口，而在另一方面，1929年以來臺灣糖業躍進，除供應日本所需之外，仍有餘裕供應其他地區。早自1910年起，即有觀察指出，臺灣所產糖已超過日本所需，有需要開闢東北的臺糖市場。^⑭

在1931年以前，雖已有臺灣的砂糖輸出東北，但至1932年為止，臺灣砂糖輸出東北的數量不超過二十萬擔，然至1938年已躍升為108萬擔(見圖九)。^⑮ 東北由臺灣進口的糖有粗糖(含糖蜜的糖)及再製糖(去除糖蜜的糖)兩種。粗糖係供應東北滿洲製糖及北滿製糖兩家糖社再製之用。東北本身只能供應這兩家糖社二十萬擔的粗糖，而需由臺灣進口二十八萬擔的粗糖以供再製。^⑯

圖九 臺灣砂糖輸入東北之量與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28繪出。

有了此四十八萬擔糖之後，因東北的糖總需求量大約兩百萬擔，另有152萬擔需由外國進口，尤其在爪哇糖禁止進口之後，東北對臺灣糖的需求更加迫切。

除臺灣進口的糖之外，東北另由日本進口約200萬擔的再製糖，總共超過

⑪ 「盛」，S13.12.30。

⑫ 「盛」，S14.1.27。

⑬ 「盛」，S16.6.29。

⑭ 「盛」，M43.1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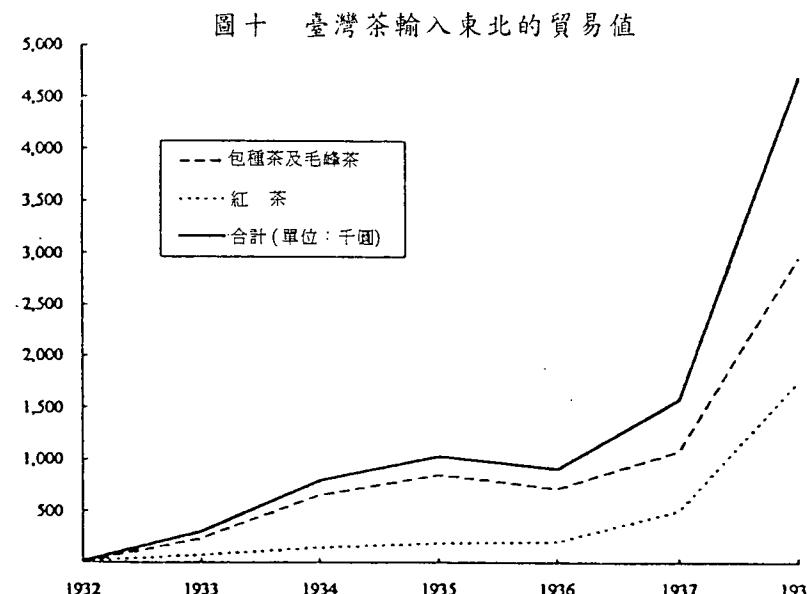
⑮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28。

⑯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27。

東北所需，乃由東北再轉口至華北使用。^⑦ 日本方面，由臺灣進口粗糖，再製之後再輸往東北及中國。^⑧

(2) 茶

在 1931 年以前，雖已有臺灣的茶輸出東北，1932 年以來臺茶輸出東北的貿易值大致年年增加，而由 1937 七七事變那一年到 1938 年即增為三倍，若以 1938 年與 1932 年相較，則增約 200 倍強（參見圖十、圖十一）。^⑨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6 繪出。

東北擁有人口三千萬人，全人口約有九成使用茶，乃生活上之必需品，^⑩ 茶的年消費量達一千萬斤。^⑪ 由於氣候寒冷乾燥，東北本身無法產茶，所需之茶有賴進口。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東北進口的茶有十分之九來自中國的關內，

⑦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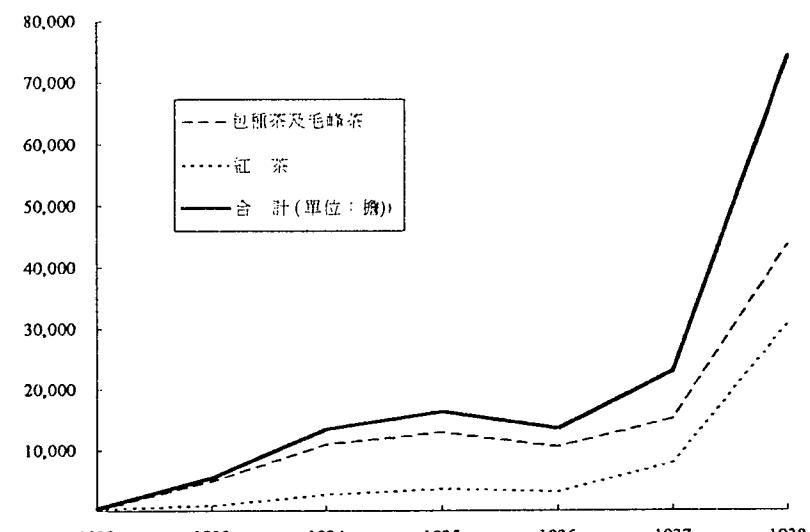
⑧ 「日」，S13.11.7。

⑨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6。

⑩ 「盛」，S13.11.15。

⑪ 「日」，S13.12.5。

圖十一：臺灣茶輸入東北的數量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7 繪出。

關內的茶每年約有 800 萬斤至 1000 萬斤銷往東北。滿洲國建國之後，臺茶逐漸取代華茶。^⑫ 七七事變之後，滿洲國對外又採行管制匯率，滿華交通斷絕，華茶幾乎完全斷絕輸入。^⑬ 七七事變之後，許多國家拒買日貨，遂導致臺茶向其他國家輸出銳減。就連臺茶最佳的市場——美國，1938 年也僅輸入 68 萬 7 千斤的臺茶，比 1937 年減少 144 萬 1 千斤。^⑭ 在臺灣總督府後援之下，臺灣茶商公會，為彌補七七事變之後在南洋喪失的茶市場，積極在東北擴展茶市場。^⑮ 銷往滿洲的臺茶量至 1938 年為 248 萬斤，比前年增加 183 萬 3 千斤。^⑯

(3) 水果

東北氣候寒冷，只有南部可栽種水果，一年四季氣候乾燥，加上肉食關

⑫ 「日」，(J)S13.6.7。

⑬ 「盛」，S12.1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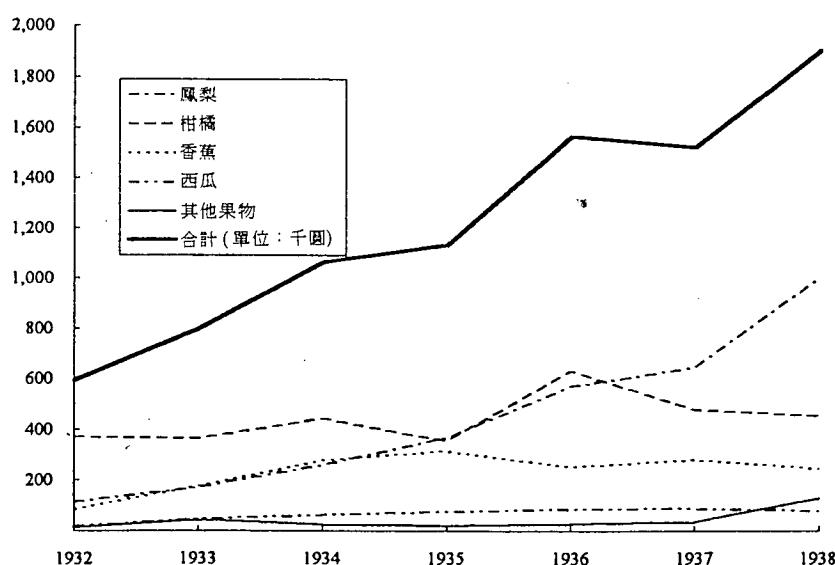
⑭ 「日」(J)，S13.10.8。

⑮ 「盛」，S13.11.15。

⑯ 「日」(J)，S13.10.8。

係，對水果的需求量可能高過在日本本國的日本人。^⑦ 故由臺灣輸入頗多水果。九一八事變以前已有香蕉、柑橘銷往東北，銷路劃時代的擴大是在滿洲國建國之後。1932年大連汽船會社的直航路線開闢之後，更增加臺灣水果對東北的重要性。^⑧ 由1932年至1938年，其輸入總值已由510,306圓逐年增加，增至2,130,566圓，增為4倍（見圖十二）。其中以鳳梨罐頭最為重要，以其不易腐化，較諸易腐化的柑橘、香蕉出口多。臺灣輸出東北的新鮮水果以柑橘、香蕉為主，其他水果有李、鳳梨、木瓜等。香蕉的上市季節，在產地臺灣為一年，對滿洲的銷售則以四、五、六、七四個月為旺季。冬天由於畏寒的緣故，所以停止上市。鳳梨的需求期主要集中於夏季，柑橘的需求期為12月至3月。^⑨ 以下為臺灣各種水果輸出東北的情況：

圖十二 臺灣水果（含罐頭）輸出東北之貿易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0繪出。

⑦ 梶原通好（殖產局物產課技師），〈臺灣の青果物と滿洲並に北支市場〉，《臺灣時報》，昭13.4/13.5，頁115。

⑧ 臺灣總督府大連臺灣物產紹介所，《臺灣果實の對滿貿易概況》，昭和12.7，頁1。

⑨ 梶原通好，前引文，頁115。

a.鳳梨罐頭與鳳梨

由臺灣輸出東北的生吃鳳梨，在1932年時不到三千圓，1936年為兩萬圓，增為5倍。由於鳳梨不易貯藏，不堪長期運送，因此生產量的50%，全製為罐頭。^⑩ 臺灣的鳳梨罐頭在四季乾燥的東北頗受各地、各階層的歡迎。^⑪ 臺灣輸出東北的各類罐頭之中，鳳梨罐頭占三分之一，居於首位，特別是匯兌管理法實施，爪哇及新加坡產品輸入困難之後，臺灣產品在東北取得了獨占的局面。^⑫ 臺灣的鳳梨罐頭主要銷往日本，九一八事變之前，多由日本的商業機構轉輸部份至東北，之後雖仍多經由日本轉輸東北，但由臺灣直接銷往東北的數量則愈來愈多。如表七所示臺灣鳳梨罐頭對東北的輸出量、值在1933至1936年間增為三至四倍。又如圖十二所示，臺灣鳳梨及鳳梨罐頭對東北的輸出值在1932至1938年間，由十一萬圓遞增為一百萬圓，增約十倍。

表七 臺灣鳳梨罐頭對東北的輸出量、值

1933年	78,559斤	170,805日圓
1934年	116,060斤	237,617日圓
1935年	165,935斤	368,035日圓
1936年	261,409斤	569,666日圓

資料來源：岩滿重，〈臺灣物產の満洲進出狀況〉，《臺灣殖產年鑑》，臺灣と海外社，昭和13年1月，頁387。

b.柑橘

由於東北氣候乾燥，柑橘類的水果極受歡迎。柑橘的上市季節僅限冬季，與日本柑橘的盛產時期略同，故與日本柑橘有競爭的關係。如與日本柑橘比較，臺灣柑橘價格較廉，但味道稍遜。^⑬ 日本柑橘的盛產季節為11月至2月，臺灣柑橘則延至4月。銷往東北的臺灣柑橘大部份為椪柑、桶柑，其次是檸檬

⑩ 臺灣總督府大連臺灣物產紹介所，前引文，頁15。

⑪ 岩滿重，〈臺灣物產の満洲進出狀況〉，《臺灣殖產年鑑》，臺灣と海外社，昭和十三年一月，頁387。

⑫ 梶原通好，前引文，頁113。

⑬ 「盛」，S8.10.15。

等等。椪、桶柑為臺灣柑橘的代表品種，椪柑果實上方凸起，又稱凸柑，桶柑因輸送時以桶裝運而得名。臺灣柑橘輸往東北的數量亦隨滿洲國的成立，臺灣與東北間之開闢直接航路而進展。1931年為72萬多斤，1932年增為8倍，幾近800萬斤，價格超過30萬圓。如圖十二所示，銷往東北的臺灣柑橘輸出值由1932至1938年由三十六萬圓一度增為六十三萬圓，至1938年，亦有四十五萬圓。

臺灣柑橘以內銷為主，其出口部分，原本以日本為主要市場，至1932年以後，輸出量超過移出量(見表八)，至1936年達到930萬斤，63萬圓，超過臺灣總輸移出量(14,966,000斤，1,105,000圓)的一半，如果加上對華北的輸出量，便達80%。^{④4}就臺中州輸出凸柑而言，其1932年輸出至東北的數量有四千箱，輸至日本者只有三千箱，因輸至東北，無需檢查，價格較廉，銷況較佳。^{④5}銷往東北的臺灣柑橘數量遠超過銷往中國的數量(見表九)。臺灣柑橘輸往東北之後，以大連為最大銷場。滿洲國之內則以奉天較為重要(見表十)。

匯兌管理法實行之後，如美國檸檬等外國產品輸出東北困難，臺灣檸檬遂在東北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一箱(100~120個)由10圓上漲至15圓。臺灣島內對檸檬的需求量不多，輸往大連的檸檬，1935年為63,263斤，1936年為71,677斤。

c. 香蕉

香蕉屬熱帶產物，在寒帶及溫帶都市特別珍貴。香蕉所含澱粉甚多，又可做為糧食使用，東北對香蕉的需求量頗大。^{④6}

1933年臺灣輸出到哈爾濱的香蕉共27,673箱，1934年臺灣輸出到東北、華北的香蕉為86,694箱；奉天為52,602箱；天津為132,507箱，而1935年輸出至新京(今長春)的香蕉則為192,183箱，故以城市為主要市場。

表八 臺灣柑橘的生產額及移輸出額

(單位：斤)

年代	生產額	移出額	百分比	輸出額	百分比	輸移出額佔生產額的百分比
1927年	28,604,708	2,168,888	7.6	1,391,198	4.9	12.5
1933年	49,284,071	3,805,472	7.7	8,545,668	17.3	25.0
1934年	56,223,341	4,654,008	8.3	16,398,318	29.0	37.3
1935年	53,783,430	4,214,480	7.8	11,413,205	21.0	28.8
1936年	57,704,951	5,093,680	8.8	11,367,818	20.0	28.8

資料來源：梶原通好，〈臺灣の青果物と満洲並に北支市場〉，《臺灣時報》，昭13.4 13.5，頁57-59。

表九 臺灣柑橘的輸出地及輸出額

輸出地	關東州		滿洲國		合計	
	年代	數量(斤)	價格(圓)	數量(斤)	價格(圓)	數量(斤)
1933	6,054,604	311,935	398,404	20,208	6,453,008	332,143
1934	9,814,014	460,531	231,954	12,901	10,045,968	473,432
1935	7,288,736	369,925	4,494	276	7,293,230	370,201
1936	9,668,144	648,883	6,057	422	9,674,201	649,305
輸出地	中國		香港		合計	
	年代	數量(斤)	價格(圓)	數量(斤)	價格(圓)	數量(斤)
1933	2,069,899	105,345	19,500	831	8,542,407	438,319
1934	6,002,503	286,215	346,162	17,901	16,394,633	777,548
1935	2,489,247	132,180	1,611,594	78,534	11,394,071	580,915
1936	855,905	59,458	808,442	41,405	11,338,548	750,168

資料來源：梶原通好，〈臺灣の青果物と満洲並に北支市場〉，《臺灣時報》，昭13.4、13.5，頁61。

^{④4} 臺灣總督府大連臺灣物產紹介所，前引文，頁11。

^{④5} 「日」(J), S8.12.2。

^{④6} 梶原通好，前引文，頁62。

表十 東北各城市消費臺灣柑橘的數量

(單位：函；一函 = 80 斤)

地名	滿洲	大連	奉天	新京	哈爾濱	其他	華北	天津	其他	合計
數量	680	350	200	60	40	30	300	300	—	980

資料來源：梶原通好，〈臺灣の青果物と満洲並に北支市場〉，《臺灣時報》，昭13.4、13.5，頁59。

1927年臺灣香蕉在東北上市的數目不滿20萬箱，約占銷往日本250萬箱的10%。^⑨透過臺灣青果會社的積極在東北開展銷路，臺灣香蕉向東北的輸出值，如圖十二所示，1932至1938年間，由八萬圓，逐年增加，增為二十四萬圓，增約三倍。

d. 其他水果：

臺灣西瓜向東北的輸出值，如圖十二所示，1932至1938年由一萬八千圓逐年增加，增為七萬八千圓，增約四倍。李的消費量雖然不大，但卻頗受重視。上市時期是日本品沒有上市的四、五、六月。1936年在大連的卸貨數為25,712個。熱帶水果——木瓜，由於不易貯藏，運送困難，遠地運送會失去原有風味。因此雖曾以高級水果的姿態受到大連喜好的垂青，但銷往大連的數量並不多。主產地在高雄州，在東北上市時期為春、秋兩季。其他水果向東北的輸出值，如圖十二所示，1932至1938年由一萬一千圓逐年增加，增為十二萬七千圓，增約十倍。

(4) 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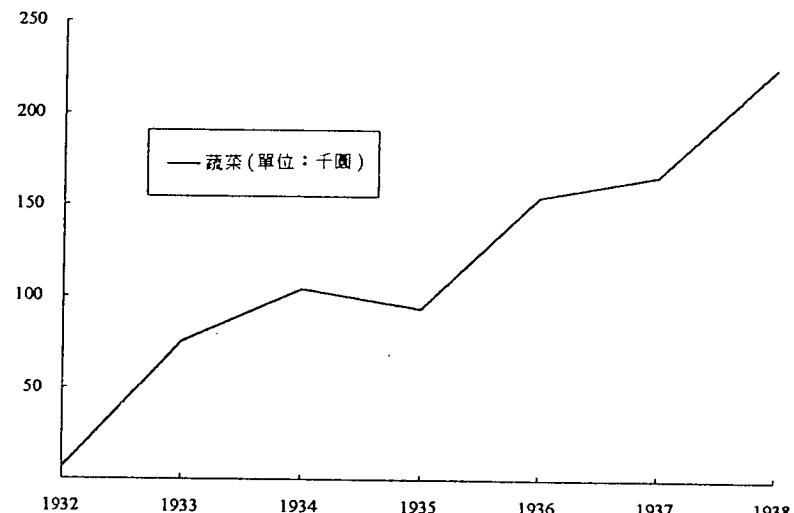
臺灣輸出東北的蔬菜有甘藍、蘿蔔、花椰菜、甘薯、南瓜、茄子、蕃茄、菜豆、生薑等等。東北11月至4月間天氣嚴寒，無法生產蔬菜，臺灣的蔬菜更是冬季的東北所需。臺滿雙方政府曾改善運輸設備，如保溫船、保溫列車等等，使臺灣的蔬菜不僅供應大連，還可以供應新京、吉林、哈爾濱等內陸城市。^⑩臺灣的蔬菜向東北的輸出值，如圖十三所示，1932至1938年由六千圓

⑨ 臺灣總督府大連臺灣物產紹介所，前引文，頁7。

⑩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0。

大致逐年增加，增為二十二萬五千圓，增約三十倍。臺灣的蔬菜輸入東北的月份以1、2、3月最為重要（見表十一）。1938年前夕由臺灣輸入200萬斤蔬菜，然卻無法供應所需，為此遂有設立食料品株式會社以保存夏季輸入的蔬菜、水果之建議。^⑪

圖十三 臺灣蔬菜輸出東北之貿易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30繪出。

(5)米

此時的東北雖以高粱為主食，^⑫但米仍為東北之重要糧食。由於種植大豆利潤高於種米，東北本身米產至1938年只有365萬石。而東北本身之需要量約為400萬石，即有35萬石的差額。不足部份以往多由朝鮮輸入。因為匯率管制對臺灣有利，臺灣米出口到東北的數量，在較有起伏的情況下，由1933年之1,678擔增為1938年之54,755擔（見圖十四）。自1938年起，乃躍居為臺灣出口至東北產品之第四位。^⑬同樣品級的臺灣米價格雖稍低於日本九州米，但

⑨ 「日」(J), S13.9.7。

⑩ 「日」, S7.12.11。

⑪ 「盛」, S14.4.7。

表十一 臺灣蔬菜輸出東北的月份
(單位：萬斤)

1月	144
2月	166
3月	109
4月	52
5月	58
6月	70
10月	5
11月	12
12月	36

資料來源：「日」(J), S13.9.7。

高於暹羅米，而與日本的北陸米、九州米、朝鮮米相當。^⑩ 因臺灣的高級米多出口至日本，出口至東北的品級不高，競爭力亦低。^⑪ 只是隨著日本人移入東北日多，對米的需要增加，臺米在東北仍保有比重較小的市場。以 1939 年為例，在東北進口的 54 萬石米之中，由朝鮮輸入 35 萬石，由日本本國及暹羅分別輸入 8 萬石，由臺灣輸入 3 萬石。^⑫

(6) 其他的輸出品

九一八事變以前為臺灣出口到東北大宗的酒精，與木材、板紙、水產物等，在 1932 年以後已為臺灣輸出東北之較次要出口品。由 1932 年至 1938 年，其出口亦較有起伏(見圖十五)。^⑬ 臺灣的紙板、鮮魚介類、木材等，亦對東北輸出，由於與日本產品有著相同品質，但生產費較低，隨著滿洲人口的增加，在東北亦有其市場。^⑭

⑩ 「盛」，S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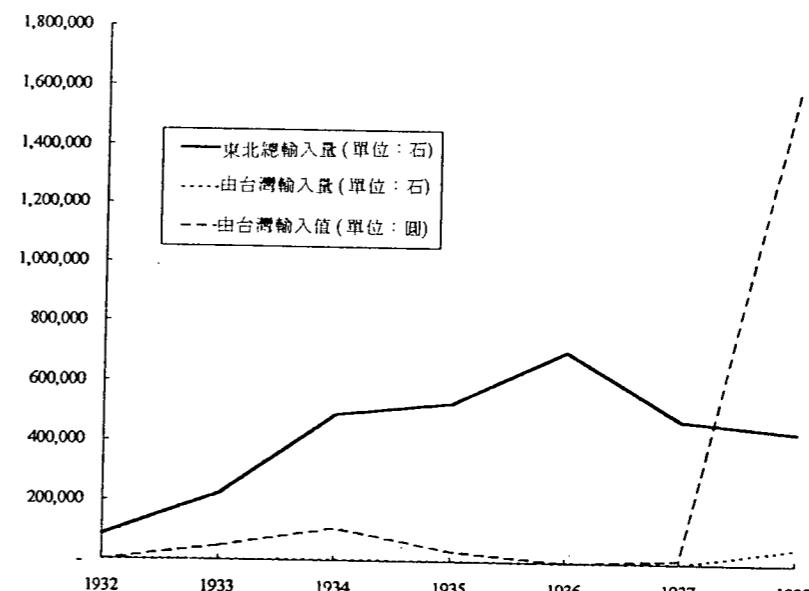
⑪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8-29。

⑫ 「盛」，S14.4.7。

⑬ 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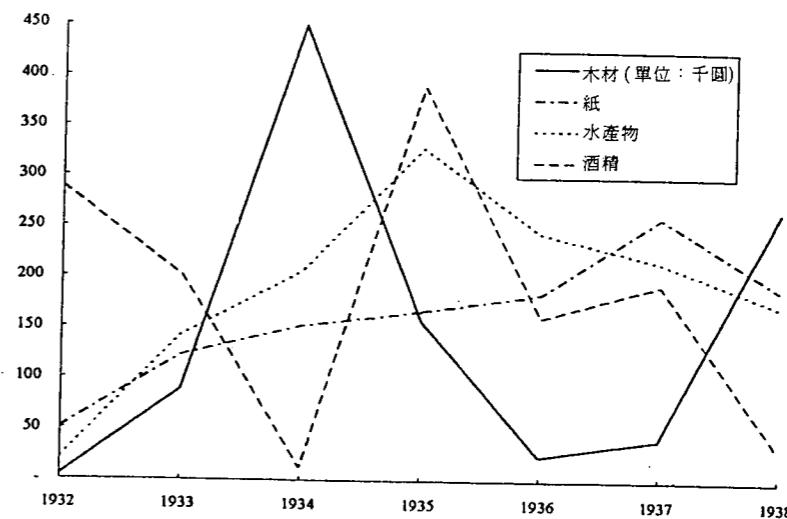
⑭ 岩滿重，前引文，頁 388。

圖十四 臺灣米輸出東北之值與量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29 繪出。

圖十五 臺灣木材、紙、水產物及酒精輸出東北之貿易值



資料來源：根據岸澤東一，前引文，頁 31 繪出。

(三)臺灣對東北貿易與臺灣對華南貿易的比較

1. 對東北多直接貿易，對華南多轉口貿易

根據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調查，華南及港澳佔臺灣轉口外國貨輸出地的比例最大，1930至1934年間比例為：1930:96%，1931: 91%，1932:95%，1934:96%。^⑩根據同一資料計算，轉口至滿洲國與關東州者，兩者合計則為轉口至東北者，其所佔比例為 1930:0.14%，1931:0.20%，1932:0.77%，1933:0.45%，1934:0.38%，東北與東南亞皆遠不如華南。（參見表十二）1925年時，日本直接輸入華南的貿易總值為 506 萬圓，而經由基隆的間接貿易則有 1,050 萬圓。1926年，經由基隆的日貨轉口貿易達 1,467 萬圓，佔臺灣對華南貿易之一半。之後日貨轉口貿易占臺灣對華南貿易的比例有所起伏。1925 至 1929 等五年，臺灣對華南貿易的平均額為 2,320 萬圓，日本對華南的貿易平均額為 1,677 萬圓，臺灣對華南的貿易較日本對華南的貿易多。1929年以後因大阪商船會社開闢日本、華南直接航線，日貨經臺灣轉運的貿易曾受打擊。^⑪但臺灣向華南、香港、澳門的輸出總值中，日貨的轉口貿易佔的比例 1930、1931、1932、1933、1934 分別為：42%、32%、44%、53%；外國貨的轉口貿易佔的比例 1930、1931、1932、1933、1934 分別為：1%、3%、11%、4%、7%；本島貨佔的比例 1930、1931、1932、1933、1934 分別為：57%、65%、45%、43%、28%。^⑫日貨的轉口貿易佔臺灣對中國貿易總值之比例 1932、1933、1934、1935、1936 分別為：47%、58%、68%、54%。其中如鹹魚、燈油、火柴、綿織品、毛織品、絲織品、乾魚等由臺灣進口到中國的商品幾乎全是日本貨的轉口。^⑬

表十二 外國物資由臺灣轉口後之輸出地

地 別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廈 門	2,855,934	1,717,107	1,203,386	1,696,067	3,535,336
福 州	1,831,251	691,057	1,754,906	908,358	1,660,183
汕 頭	323,423	128,517	25,147	32,029	418,928
廣 東	5,799	24,704	935	2,913	2,218
溫 州	108,017	195,854	66,558	54,296	44,709
上 海	21,245	4,041	3,893	19,425	26,913
寧 波	—	1,973	—	188	—
漢 口	—	—	—	50	—
青 島	19,027	47,190	33,596	37,251	5,055
天 津	—	931	5,580	—	600
中 國 其他各地	—	—	—	—	25,534
中 國 通 計	5,164,696	2,811,374	3,094,001	2,750,577	5,719,476
滿 洲 國	—	—	—	576	601
關 東 州	4,392	5,992	35,642	13,294	26,100
香 港	94,507	109,004	180,032	284,451	896,459
澳 門	683	2,448	8,516	10,442	136,516
馬 尼 拉	65	1,135	68	11,460	642
西 貢	147	6	—	260	12,091
海 防	—	—	—	534	280
盤 谷	—	41	187	289	15
新 嘉 坡	16,148	—	—	1,957	89,482
檳 榴 嶺	—	—	829	684	1,363
タワオ	2,667	2,183	193	465	8,899
スマラン	681	373	550	1,741	227
泗 水	2,123	611	786	2,122	2,581
巴 達 維 亞	4,574	—	9	447	231
チエリボン	47	160	382	288	—
チヤラチヤ ツブ	—	—	—	40	—
美 國	9,734	—	572	—	—
英 領 印 度	38	—	—	—	—
德 國	16	—	—	—	—
合 計	5,300,518	2,933,325	3,321,767	3,079,627	6,894,963

資料來源：之吉英樹，〈臺灣の仲繼貿易〉，《臺灣時報》，昭和 10 年 5 月號，臺灣時報發行所，臺北市，頁 70。

⑩ 之吉英樹，〈臺灣の仲繼貿易〉，《臺灣時報》，昭和 10 年 5 月號，臺灣時報發行所，臺北市，頁 70。

⑪ 井出季和太，〈時局と支那貿易概況〉，《臺灣時報》，昭和 9 年 1 月號，臺灣時報發行所，臺北市，頁 100-101。

⑫ 之吉英樹，前引文，頁 71-72。

⑬ 無作者，〈事變突發と臺灣の對支貿易〉，《臺灣殖產年鑑》，臺灣と海外社，昭和十三年一月，頁 401。

臺灣對東北的主要輸出品，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多由日本轉運東北，之後多轉由臺灣直接輸入。^⑩ 而由臺灣輸出東北的產品當中，在滿洲國成立以前，仍多日商在臺灣之工業產品，如酒精、板紙等；滿洲國成立以後，這些產品不但已成為輸出東北之次要產品，其出口趨勢也較為起伏。臺灣本島生產的糖、茶、米、水果、蔬菜等反而成為出口大宗，且其出口趨勢趨於上揚。就1932至1938年間出口值之成長倍數而言，以茶之約為200倍、蔬菜之為30倍、鳳梨、其他果物之為10倍最為突出。此等產品多為山野之物。

2.臺灣對華南的走私貿易較對東北顯著

東北在滿洲國成立之後，與臺灣間的貿易，多由雙方政府安排，加上兩地有優惠關稅、匯率，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有兩地之間的走私貿易方面資料。至於臺灣對華南的貿易，在1939年日本佔領廈門之前，係為國際貿易，受國際間關稅、匯價影響，走私盛行。1936年臺灣對中國的轉口輸出額為5,470,208圓，對中國的便利屋半走私貿易卻達年約千萬圓。

「便利屋」的半走私行業是往來基隆、廈門、福州間的走私客藉旅客攜帶行李為由，以低額關稅簡易通關。便利屋搬運商品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承包制度，受貨主委託，視為隨身行李，往來臺灣對岸兩地，以此種方式搬運的商品，有綿布、人造絲。另一種則是便利屋自己在臺灣採購商品，在廈門、福州銷售，一般雜貨則屬於此種性質。

往來基隆、廈門間的便利屋組合是臺灣輸出商業組合；往來基隆、福州間的是臺灣輸出入商組合。臺灣輸出商業組合本部設於臺北市太平街三之七三號，會長為高樹發，擁有318名會員，平均每次出國人數為120人。臺灣輸出入商組合設於臺北市御成街之小瀨戶壯吉事務所，有會員80人，每次准18人出國。

1933至1934年間每年約有600人進口600萬至1000萬元的物資。1931年以後，因九一八事變抗日風潮雲起、大陸提高關稅，此種走私盛行。這是臺灣轉口日貨的一種辦法，既有高度的走私性質，其實際輸出入額常高於帳面上的轉口貿易額。

至1936年銀價下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便利屋才告衰微。1937年七

^⑩ 岩滿重，前引文，頁388。

月中旬因七七事變減為一半，八月中旬已無一人出國，八月五日，向對岸的輸出不超過人造絲15、16箱、雜貨數箱。之後，由於完全沒有出國的可能，當住在福州的日本人完全撤退之後，便利屋貿易即完全中斷。^⑪

便利屋貿易之外另有一般的走私。至1935年，整個以臺灣資本為主的錢莊業還經手約70%的兩岸貿易，而領先臺灣銀行。^⑫ 分析其原因，可能與大量的兩岸經貿往來係以走私進行有關。根據廈門錢業公會主席、廈門海關副稅務司、在廈經營臺匯的金寶和錢莊及豐南信託公司等的統計，1934至1935年間廈門匯往臺灣的款項每年在二千萬元以上。但臺商在廈各種投資利得每年可以匯回臺灣之數據，最多不能超過三百五十萬元，加上貿易部分臺灣對廈門約出超七十萬元，共四百二十萬元。如此，則其他一千五百八十萬元為由臺灣走私進口貨物的代價。^⑬

在二次大戰期間，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雖已斷絕，但與淪陷區之間的貿易則在增加。1929年中國提高關稅之後，兩岸之間的走私更加嚴重。在1930年代大連、香港、臺灣三大走私據點當中，臺灣最為嚴重。每天有幾十艘走私船往來，當時日本領事館讓一批臺灣與日本稱為「浪人」的地痞流氓從事走私。1938年廈門淪入日本人手中，浪人更將大量的日本布與海產物由臺灣搬入廈門。走私品代價的匯款由1934-36年之維持在一千五百萬元左右，1937年降為一千二百七十萬，1938年則升為八千二百萬。相對地，貿易順差的匯款則由1934-37年之為一百萬元左右，降為1938年之為五十萬元。投資匯款由1934-36年之為三百五十萬元左右，降為1937年之為二百三十萬元，1938年之為一百七十五萬元。^⑭ 可見在1934至1938年間臺灣對華南的走私貿易越來越超過正常的經貿關係，而與臺灣對東北的貿易有所不同。

3.臺灣對華南貿易出超較多，臺灣對東北貿易則一直是入超

由圖十六可見，臺灣對華南的正規貿易多為出超，其所以出超，重要原

^⑪ 《臺灣と南支那》，頁22-23；無作者，〈事變突發と臺灣の對支貿易〉，《臺灣殖產年鑑》，頁401-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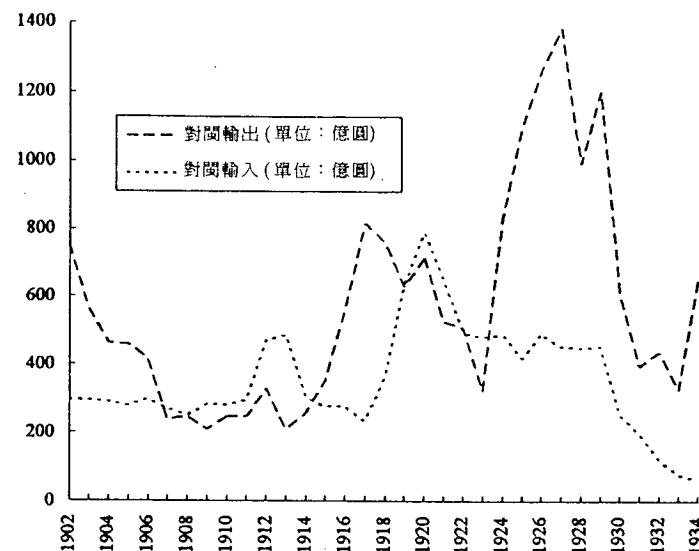
^⑫ 井出季和太，〈對支貿易の不振と臺灣貿易の振興策〉，《臺灣時報》，昭和6年10月號，頁52。

^⑬ 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臺關係檔案資料》（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頁579-580，引自：鄭林寬，〈福建華僑匯款〉，1940年8月。

^⑭ 《閩臺關係檔案資料》，頁579-580，引自：鄭林寬，〈福建華僑匯款〉，1940年8月。

因是轉口大量的日貨。^⑩ 臺灣對華南的貿易，除了轉口日本的棉織品、毛織

圖十六 臺灣對閩貿易之輸出入值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省通志》，前引篇，頁172-173之數字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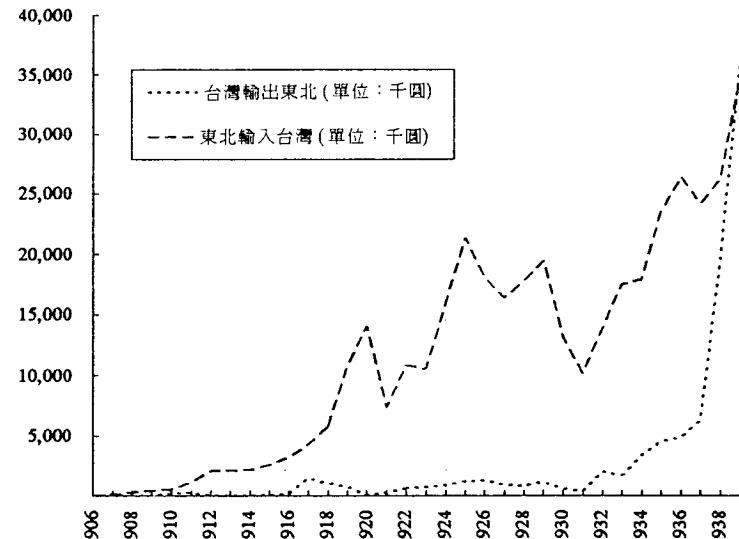
品、人造絲、海產物之外，主要是出口糖、煤等物到大陸，再由大陸進口木材、煙草、紙等物。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則長期入超（見圖十七）。這是臺灣由東北進口大量的豆餅、硫安等產品所致。豆餅、硫安等係供肥田之用，為一種生產材料。在日據時期臺灣農業的發展過程，肥料的貢獻極大。1903至1960年間臺灣農業的年平均成長率為3.14%，其中約1.27%（佔總數40.6%）為肥料的貢獻。^⑪ 故雖然臺灣與東北的貿易係為入超，仍對臺灣經濟有利。至於臺灣對東北的輸出品，除少數工業產品之外，多為農產品。至1938年，由臺灣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的輸移出貿易關係得知，移出額超過3億圓，輸出額不到移出額的十分之一。之前，臺灣的農業發展，除了主要產業茶業之外，其他農產品追求的是在日本的發展空間。臺灣農業人口的日形稠密，耕地的狹小，農業經

^⑩ 《臺灣省通志》，前引篇，頁180。

^⑪ 林滿紅，〈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史學評論》，期1，頁189。

營必會走向園藝化。鳳梨、香蕉、柑橘等水果、蔬菜可輸出東北售賣之後，也由日本移出入貿易轉向海外發展，為臺灣水果、茶葉等農產品另闢一發展空間。臺灣與華南以轉口為主的貿易雖有入超，其對島內的服務業亦有帶動作用，但其對臺灣產業部門的影響則不如臺灣對東北貿易之大。

圖十七 臺灣與東北間之輸出入趨勢(1906-1939)



資料來源：

輸出：根據a.臺灣總督府財政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1896-1935)，頁394，1906-1935年資料；b.岸澤東一，《貿易構成に觀る臺滿關係》，頁24，1936-1938年資料；c.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十四年，頁2，1939年資料，臺灣對滿洲國與關東州輸出數字加總算出臺灣對東北之輸出值繪出。

輸入：根據a.《臺灣貿易四十年表》(1896-1935)，頁408，1906-1935年資料；b.岸澤東一，頁24，1936-1938年資料；c.《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十四年，頁6,1939年資料。臺灣對滿洲國與關東州輸出數字加總算出臺灣對東北之輸入值繪出。

以1933年為例，由一月至十月，東北對臺灣之輸出入值佔東北對各國之輸出入值之1.1%，^⑫ 而就有資料之1939年而言，在大連的輸入總值之中，由

^⑫ 由「盛」，S8.12.5算出。

臺灣的輸入僅佔 4.4%，少於日本之 72.8%，中國之 7.1%，美國之 5.3%，但多於歐洲之 3.4%，朝鮮之 3%。^⑪ 又以 1935 年為例，滿洲輸出特產總值之中輸出臺灣的部份佔 9.15%，^⑫ 可見臺灣與東北的貿易對東北也有其重要性。但本文側重討論臺灣與東北的貿易對臺灣的影響。

五、結論

臺灣與東北適在東亞海域上的南北兩端，即使到了 1940 年，五千噸的大型巨輪往來其間，一程仍需兩天兩夜。這與臺灣及華南之間，即使使用十八世紀的舢舨，單程也只需一天不同。但是，隨著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 年的滿洲國成立，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東亞的擴張開始逆轉之前，成為日本勢力範圍的東北與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商貿關係不斷加強。雖然日據時期臺灣到東北的移民一直到 1938 年也才是日本移民的千分之一，到 1930 年代，臺灣在東北的移民人數才是在華南的三十五分之一，臺灣人在東北的投資也遠遠不如臺灣人在華南的投資，或是日本人在東北的投資，然而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值佔臺灣對中國大陸這個地理區貿易值的比例，1932 年以後遠超過臺灣對華南貿易值佔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值的比例之上，在 1932 年至 1939 年間，前者平均為 67.6%，後者平均為 11%。

乾燥寒冷的東北與濕熱的臺灣有很多產物可以互通，固然是推動兩地貿易發展的一股自然的力量，但這個自然的力量之所以在滿洲國成立之後才被重視，還是受到擴張中的日本帝國政府的影響。臺灣銀行在東北由設立辦事處改設立分行。臺灣與東北之間由九一八事變以前之無直接航線，轉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開闢定期直接航線。大連與基隆、高雄之間，由 1931 至 1932 年間之只有商船、近海郵船定期航行，1932 年 11 月開始有載運特產物之 3,234 噸巨輪，至 1940 年更換為五千噸級之十五節優秀船隻，航行於基隆、大連之間的時間由四晝夜縮短為兩晝夜。為了由臺灣進口水果、蔬菜到東北，輪船上、火車上、市場中、倉庫裏也增設許多保溫設備。1936 年 9 月 5 日實施日鮮

滿臺運輸一體化，僅以一張聯絡票，可隨處搭火車、飛機或輪船，旅客行李在這整個陸海空運輸網之內可以轉運。臺灣與東北之間商貿往來時的通關、匯兌儘量給與簡便與優惠。

有了這些基礎設施，1931 年九月以降一年，臺灣對中國的貿易減少率為 75%，臺灣對東北的輸出，反而增加 70 倍。在整個貿易發展過程中，臺灣輸入東北的貿易值增加尤快，由 1932 年至 1938 年增為十倍。而東北輸出臺灣的貿易值由 1932 年至 1938 年增為兩倍。臺灣與東北之貿易值佔臺灣對外貿易（包括對日本貿易）總值之百分比，由 1906 至 1931 之平均是 0.67% 增為 1932 至 1939 年間之平均為 5.63%，增為 8.4 倍。臺灣在東北對外豆餅輸出中的地位長期僅次於日本內地，而多於中國、美國、歐洲、朝鮮、南洋。大連與臺灣之間的貨運，經常是僅次於大連與日本間的貨運，但多於大連與其他中國各港或其他各國之間的貨運。1932 年時，由東北運至臺灣的撫順煤炭，運價不過一噸一圓左右，而煤炭由臺灣北部運至臺灣南部，運價為一噸四圓左右。

在經貿關係之中，臺灣對東北的貿易比臺灣對東北的移民、投資重要；臺灣對閩貿易進展的同時，臺灣對閩的移民、投資亦極重要。但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之下，臺灣對較遙遠而同在日本帝國勢力圈之中的東北反多直接貿易，而與較近的華南多轉口貿易形成對比。臺灣與華南以轉口為主的貿易雖有出超，其對島內的服務業亦有帶動作用，但其對臺灣產業部門的影響較小。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在 1932 年至 1939 年間，雖然入超情況有所改善，但仍屬入超。這是因為臺灣由東北進口大量的豆餅、硫安等產品所致。豆餅、硫安等係供肥田之用，為一種生產材料。在日據時期臺灣農業的發展過程之中，肥料的貢獻極大。故雖然臺灣與東北的貿易為入超，仍對臺灣經濟有利。至於臺灣對東北的輸出品，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多由日本轉運東北，之後多轉由臺灣直接輸入。而由臺灣輸出東北的產品當中，在滿洲國成立以前，多日商在臺灣之工業產品，如酒精、板紙等，滿洲國成立以後，這些產品不但已成為輸出東北之次要產品，其出口趨勢也較為起伏。臺灣本島生產的糖、茶、米、水果、蔬菜反而成為出口大宗，且其出口趨勢趨於上揚。就 1932-1938 出口值之成長倍數而言，以茶之約為 200 倍、蔬菜之為 30 倍、鳳梨、其他果物之為 10 倍最為突出。至 1938 年之前，臺灣的農業發展，茶葉之外的其他農產品多移出日

^⑪ 由「盛」，S14.1.22 算出。

^⑫ 由「盛」，S10.3.7 算出。

本，茶葉和鳳梨、香蕉、柑橘等水果以及蔬菜之可輸出東北，也為臺灣的農產品另闢一發展空間。故臺灣對東北的貿易對臺灣產業部門的影響較臺灣對閩貿易為大。

戰時日本對華北煤礦的統制(1937-1945) ——以太原集團和膠濟集團為例

陳慈玉

摘要

日本對華煤礦投資可以說始於以往學者研究焦點的漢冶萍公司。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如何掌握中國煤礦，使其生產和流通能配合日本所需，成為攸關日本工業發展的一大課題。華北地區的煤炭產量在民國20(1931)年佔關內總產量的77%，因此日本繼實質上佔領東北撫順、本溪湖兩大煤礦之後，積極企圖掌握華北煤炭資源，意欲推展在山東和山西的投資經驗到整個華北，以建立「東亞煤業帝國」。首先，中日塘沽協定後，民國24(1935)年，由滿鐵投資組織興中公司，以開發華北產業和資源為目的。七七事變之後，興中公司陸續接收經營華北煤礦。翌年11月，為了加強對華北資源和經濟的統制，日本官方和民間商社合作，成立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華北開發公司)，逐漸接管興中公司受委託經營的廠礦。民國28(1939)年初，以華北開發公司為中心，由駐華北日軍當局確定開發華北煤礦的方針，將各主要煤礦置於其統轄之下，並劃分為七個集團區域，由該公司所投資的七所煤礦公司去經營。其中，山西太原集團和山東膠濟集團的經營型態顯現出日本統制華北煤業的不同模式。

太原集團是典型的軍管理委託經營模式，即真正的支配者是日本軍方，而委託大倉財閥投入資金和人力去經營。當時軍方為了加強對占領地的控制